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四十二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楚子伐滅諸國

左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六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
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
君王毁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
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
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
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
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
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
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
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
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
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
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

楚不敢伐

八年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閒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鬭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史記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左傳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

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鋭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闘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

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廵數之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髙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

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鬬

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于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左氏敘楚事文奇而法其圖事謀國料敵制勝居然如見

史記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已上武王侵伐諸國

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

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左傳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

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横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

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

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已上文

王滅鄧

公羊傳隱公八年蔡侯考父卒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　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月葬故也

左傳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

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

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桓公十七年）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莊公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傳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絶之也何為絶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左傳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

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呂氏春秋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言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按此與左氏小異

列女傳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宫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義故序之於詩〇據左傳息嬀不死豈别有夫人邪然大車今亦不云息夫人所作　穀梁傳僖公十四年蔡侯肹卒諸侯時卒惡之也

已上文王滅息入蔡

史記楚彊陵江漢閒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
始霸楚亦始大
淮南子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　文王汙膺鮑申
傴背以成楚國之治
說苑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
不反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
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澤三月不
反及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将笞

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咎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咎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

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呂覽作丹

左傳莊公十八年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黄敗黄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

亦自殺也而葬于絰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申以箴爭拳以兵諫而王能受之王亦賢矣已上文王之賢

史記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殺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

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公羊傳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左傳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鬬御疆鬬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

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善救鄭也三十年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說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

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懐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縁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

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潛夫論楚鬭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

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〇莊子作齊桓公事彼文尤佳

說苑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為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為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

臣乃君之有也為民君也魯君遂為僕。公儀休相魯穆公與楚成王異時人也此疑有誤已上成王之彊

左傳公傳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十一年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

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二十年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穀梁傳隨國也

二十六年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穀梁傳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已上成王滅弦黃夔

文公三年

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

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五年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已上穆王滅江六蓼

鄧之會傳曰始懼楚也曷言乎始懼也中國之患楚也自此始矣前此夷王之世熊渠僭王然而尋去其號焉猶知畏天子也及平王末蚡冒啓濮猶未嘗蠶食諸夏也武王之立當王室益衰諸侯多故曲沃庶也而偪晉鄭伯臣也而抗王魯衛陳宋臣弒其君鄰國構怨兵革不息自是荆蠻之主以為諸侯自顧不遑安能禦我於是始有輕視中國之心矣蔡鄭與鄧

密邇長蛇鄧尤偪處願為地主三國震動協謀春秋傷之曰此東遷以來荆蠻猾夏之始乎越六年楚人伐隨告隨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既而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然則會鄧之日楚人尚未稱王而諸姬震懼奔走恐後焉未幾而隨黄絞羅之地騷然不寧假令武王不死方城之外非中國有矣文王嗣立薦食上國春秋書之曰荆成王享國長久身歷

二霸春秋書之曰楚楚之漸進為彊大也齊桓公盟于貫管仲欲舍江黄晉文戰勝城濮以為得臣不死憂尚未艾中國有霸主猶且避楚況桓文沒而穆王弑立復能奮其詐力殘滅與國秦伯降服臧孫興歎卒莫能救楚始日有圖霸之志北方之諸侯咸重足而莫敢側視矣彼隨一漢東小諸侯耳能惕於季梁之言退而修政楚不敢伐至成王之時子文師師僅以取成春秋之國小而能自彊未有如隨者也若夫

蔡鄭與鄧不思所以自立而為會以求安其後鄧滅蔡入鄭伐曾不聞其相救君子曰政之不修會何益焉姬之衰也王室之不競也小國之無依也彊索之閉無歲不有楚師滅人之國而攘人之地如取如擕如或掇之幅員廣則甲兵日彊天方授楚中國亦何能支也哉

繹史卷四十二

繹史卷四十三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衛懿公亡國文公滅邢附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

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詩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公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禮記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檀弓

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

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

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紀年晉獻公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於洞澤　杜云洞當為泂

新書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

君戰矣我儕小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呂氏春秋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

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
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
不絕可謂有功矣
詩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
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
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
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稺且狂我行其
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詩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列女傳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繫援於大國也今許小而遠齊大而近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控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衛侯不聽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許穆夫人非懿公女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

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梁傳
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詩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清人在
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軸駟介陶
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詩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
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
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
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
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
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左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

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詩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於

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宫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史記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

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詩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詩序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左傳僖公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莬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

師還（穀梁傳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豈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穀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

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韓非子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　新書周行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

衛宣公納婦而授國於惠則是淫亂者之可以享國也惠公奪適而傳位於懿則是竊立者之可以長世也福善禍淫之道不幾爽乎是不然為惡者不必有近刑懿公見殺於翟人滅國殄世猶是宣惠之餘殃

也夫好鶴宜若為小失耳遂使百姓散離敵未至而奔潰怨後華禮夜與國人出臣民皆叛寇來使麋鹿觸之懿必不能食肉舍肝曷為視死弗救也此無他衛人之惡惠公而憐伋壽久矣惡惠公則不願懿公之有國伋壽無後則凡可以立為君者無不可以代懿公也矧懿公拒諫貴優復無幹蠱之德而昭伯實伋子之母弟有子而立足以慰民望焉齊桓公因民所欲益之民而封其國於是存亡繼絕之義昭然於

天下矣方翟人之入衛也亦復病邢齊人既遷邢又復封衛然則邢衛之國同病也夷儀與楚丘其相依猶脣齒也衛與邢之相救非相為賜勢不得不然爾奈何桓公既沒而邢衛交惡衛且昧弘恩而伐齊邢乃助翟人以攻衛邢固不道衛亦不仁讓國衆從與師雨降史氏之辭不無溢美二禮委質以濟其謀張儀事楚事魏之智實權與焉夫邢為姬姓周公之胤也衛之視邢則為同姓魯之視邢則為同宗滅同

姓春秋惡之滅同宗魯之春秋惡之此生而書名春秋所由僅見與且衛自宣惠以來大公則誠賢君矣定之方中詩人專美布衣帛冠國用富强養餘力以報翟邢可親而不可伐也胡為計不出此矜張奮怒終成禽衛亦思控大邦而歎誰極衛難方殷邢實共之志同惡而長寇讎生名之貶所由來乎

繹史卷四十三